

九州
NISSA

下

「我希望你活着，可以对我哭对我笑，
对我生气，我只有这样一個愿望而已。」

——苏誉

华胥引

唐七
公子
著

华胥引

下

唐
子七
公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第三卷

杯中雪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想着，假如我有一个心上人，我要把我的愉悦和快乐全部弹给他听，把我的悲伤和难过全部哭给他听。我的心上人，此时，他在这里。

第一章

一直没有收到君玮回信，令人担忧。慕言认为有小黄保护，没什么好担心的，看他这么乐观，我也不好意思提醒他，小黄早被典当进动物园了至今不晓得赎回来没有。以我对君玮的了解，这件事是不能抱什么希望的，尔后想到世间好男风的兄弟何其多，又想到君玮这个少年何其多姿而婀娜，心情就有点复杂，看来君家十有八九是要断后了。

年前他还信誓旦旦说如果没人娶我他就娶我，命运如此安排，真是让人没有话说。但也没有其他办法，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我们连他如今在哪里都不晓得，只能顺其自然。

慕言的意思是，既然君玮久久没有回信，便趁着他去晁都顺道将我送回君禹山。他要去中州北部的天子之都一趟，估摸一直打算做的那些事，时机终于来临。

我从来不认为慕言会没事儿陪着我一个小姑娘游山玩水考察各地风俗民情，很早以前就开始等待他说出类似离别的话，终于听到，一边觉得难过一边却松了一口气。

路过寂寂荒山，路过莽莽平野，路过汤汤大河，路过哀岭孤村，我能看到

时光流逝，就擦着指缝，在每日夕阳西坠之时。掰着指头数日子，计算着同他的分别之期，却不能像从前那样任性地一拖再拖预定行程。慕言觉得好笑：“你为什么总看着我，我脸上有东西？”

我大着胆子凑过去：“嗯，有东西，来，我给你瞧瞧。”

他配合地低头，目光揶揄，落在我眼睛里：“那你仔细瞧瞧。”我想他是打趣，但这有什么关系，反正都要分开了，脸皮厚一点也没什么。

我点点头：“那你闭上眼睛。”他果然听话地闭上眼。橄榄炭燃出微蓝的火光，窗外阵阵虫鸣，他好整以暇地坐在那里，做出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让人控制不住地就想伸手去摸摸这近在咫尺的脸，近在咫尺的眼，却不敢。

掌心都沁出汗，手指隔空划过他眉梢眼角，鼓出极大勇气，颤抖地落在他额际，这一刹那的触感和温度，我都会记得。终归是不能主动离开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而他的眉毛眼睛鼻梁嘴唇，他这张好看的脸，他脸上每一个生动表情，这些全部刻在我心底，从此我们分离，但我要将心底的他记一辈子。

他微微偏头，额角紧贴住手指，静静睁开眼：“阿拂？”

我手一颤，赶紧收回来，炭火无征兆地噼啪一声，良久，我将手伸到他面前：“看，你额头上有个东西，给你拿下来了。”

他目光落在我空无一物的手掌上：“哪里？”

我假装大吃一惊：“咦？怎么不见了。”他似笑非笑看着我，托腮不语。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让人迷茫，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好。

君玮说喜欢一个人就会变得忧郁，因为患得患失。他说得有道理，待在慕言身边我总是患得患失，而我失去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得到可以失去，留下的只是那些记忆中美好的他的样子，在心底开出珍贵的、最珍贵的、大朵的花。

燕子不归，紫薇浸月，北方花开，南方花谢。一路急行，来到姜陈边境。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本以为在故事开头就会发生，想不到久久没有发生，最后搞得大家满心以为再也不会发生，它却莫名其妙发生了的事。

一件大事。

我被绑架了。

下山之时，君师父悉心嘱托君玮一路护着我，怕的正是这个。华胥引的玄妙世人知之者少，但也不是没有，只是传得神乎其神，说这个东西生白骨活死人，男人练了如何如何，女人练了如何如何，老人练了如何如何，小孩练了又如何如何……搞得男女老幼都很向往。

一大撮人都向往的往往就是一小撮人要消灭的，正因如此，有关华胥引的真实记载少之又少，虽已有数百年历史，却至今神秘莫测。本来以为，被扼杀到这种程度的秘术，在民间理应传不出什么令人覬覦的声威，君师父初派君玮跟着我时内心还多少有点抗拒，如今看来，君师父不愧是多吃了几十年饭的人。

天色渐渐暗下来，因是被绑架，手脚自然被缚住，但我着实是解绳子的一把好手，很快便脱困而出，看清楚身处一团锦被之中，抬头可见帐上金色流苏，视线之前，则是紧紧闭合的六扇翠屏。

床上屏风开六扇，扇面上绘的却非寻常小山水，皆是一男一女，时而秉烛夜游，时而诗画唱酬，还有两幅男子悠然煮茶闲坐抚琴的，看着很眼熟。心里冒出一个可能性，但随即将它推翻，觉得画画之人的水平不能差到这个地步。

我想，绑架我的人虽趁慕言外出将我虏至此处，但根据前文推论，多半不会知道所谓神乎其神的上古秘术其实是被封印进一颗珠子里，埋入了我的身体，并且，他们一定不知道我是个死人，就算揭开这秘密，想必这些人也不能相信，因以死者之躯修习华胥引，自晁高帝行星瀚大典分封九州以来，我是唯一的一人。

但还没等我更加清楚地分析当下形势，紧闭的屏风就嗒一声被推开了。赶紧将手脚都缩进被子里，抬头往前看，视线尽头处，一盏微灯。

推开屏风的是个侍女，此后撩起纱账立在一旁，与夜色融为一体。比较有存在感的是坐在正对面的姑娘，不是面相问题，主要是扮相问题，宽袍广袖占那么大空间，想无视都不行。而灯火如豆，只能照亮方寸之地，着实不能看清姑娘面容，只是冰冷视线如附骨之蛆。

孤烛渐盛，渐渐显出几案上一只青铜方彝，方彝中盛满碧色的酒。终于看清这个散发出冰冷视线的姑娘的模样，一半隐在明明烛光下，一半掩在梁柱阴

影里，气质疏离归疏离，却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

嘴里被塞了巾帕，说不出什么话。我做出挣扎模样，姑娘略略抬手朝侍女比了个手势，比到一半却兀然放下，自顾自冷笑了一声：“真是糊涂了，解开你做什么，今日你只需带着这双耳朵就行了。”

话毕端起几案上满杯的方彝一饮而尽，踉跄几步到纱帐前，别开侍女的搀扶，一手捏住我下巴，扯掉面具后狠狠抬起，我不知做何反应，想她总不至于认为华胥引是藏在这张面具里罢。

半晌，她细白手指爬上我额头处蜿蜒的伤痕，眸色冷淡，嗓音透出森寒之意：“倒是个美人，只是，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别人的东西不能乱碰的道理？”

屋中静极，我仰头盯住她眸子，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气度却不可失。对视许久，她唇角漾出一丝冰冷笑意，淡淡地：“装出这么一副凛然模样，自己做的事，却这么快就不记得了？”

我仍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还想着听这些台词不像是绑架我索要华胥引的，难不成是绑错了人？但背却挺得更直，而此时，她的头正好靠过来，青螺髻上的琉璃发簪擦过我额角，气息吐在耳畔，凉凉的，极轻：“你喜欢他，趁虚而入地跟在他身旁，处心积虑曲意逢迎，渴望他对你刮目相看，就像个跳梁小丑，真是可笑，你难道不知他心中已有一位相知相许的意中人？”

我呆了一会儿，像是一道光凭空闪过，脑海里轰一声炸开，不能置信。本能地在回忆中搜索壁山上行刺慕言的女子，却只能记起一片蔷薇花海，那是四月春末。

面前的姑娘偏头看我呆愣模样，修长手指不经意抚过右侧鬓发。我才注意到，那墨如鸦羽的发鬓间簪了朵绢丝结成的……暗色蔷薇。

若她是秦紫烟，她一定从来没有忘记过慕言。

可她伤了他。

我不知该做出何等表情，也不知此刻是何等心情。只是想着，倘若我能早一日找到他，在他遇到她之前就把他从人群里找出来，今日又会是怎样。

可三年，那么多的日日夜夜，我没有找到他，临死也不能见他一面，天意使然。

她坐得靠近一些，手指移上额角，微蹙了眉，大约不胜酒力，微醺的面容映在暗淡烛火里，别有一种冷丽之美，像是看着我，又像是看向什么虚无之处，微微抿了唇：“那时候，我还是赵宫里的乐师，在宫宴上遇到他，覆军杀将破城的将军，几次拓地千里，立下赫赫威名，整个赵宫，包括几位公主在内，没有哪个女孩子不仰慕他的。”

她的目光直直落在我脸上，勾起唇角，“可他只带了我一人回国。”顿了顿，好笑地看着我，“你只知他温文尔雅、风度卓然，可见过他耐心周旋，温存缱绻？”

我摇了摇头。她轻笑一声：“我们在一起所经历的那些，不是你能想到的。”

心绪一层一层缓缓压上来，像压了巨石，却不能做出任何退缩，就像野地里遇到狼，就算再害怕也要抬头瞪住它，先低头的那一个就输了。

这一生父王没有教导我什么有用的东西，除了这种越是心慌意乱越是镇定从容的伪装。我其实想要问问她，既然喜欢他，怎么狠得下心伤害他，而他伤得那么重，又怎么忍心一眼都不来看他。归根结底，是我想不通怎么会有人用伤害来表达爱。

人世间的事，永远是不通的比通的多，感情更是如此，我以为的一切只是靠我的经验，而明显我在这方面涉世未深。

门外响起脚步声，她神色变了变，起身嗒一声将屏风扣住，微光消失在眼前，只留那些之前不知道是什么此刻看来是她和慕言日常相处的朦胧图案，在侧漫成流云般的巨大阴影，连同丝帕一起扼住我的喉咙，令人不得言语。

还抱着一丝微弱希望，脊背挺得笔直，想得到什么不一样的结局，却听到房门被轻叩三声，缓缓开启。一个声音响起，如春日里一缕拂柳微风，伴着一声笑：“我找了你很久，紫烟。”是慕言。女子略带哭腔地回应：“我一直在等着你，一直，等着你来找我。”

肩背突然就不能承受很多东西，颓然靠住墙壁，那种临死前的寒意由脊背渐次滋长，牢牢拽住胸中的蛟珠，突然就感到一种疼。这可真是奇怪。

而恰在此时，床板忽然翻倒，反应过来时，已重重摔在一个什么地方，不

知从哪里透出一丝朦胧微光，可依稀辨别这是一条长长的山洞。幸好此前已经从绳子里脱困而出，即便从很高的地方摔下，也没受什么伤。

靠着洞壁往上看，不知此刻厢房中是何种情景。

可以想象，窗外必有朗朗星空，而他踏着月色推开门扉，似他一贯的风雅悠闲，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却不是为的我。

我的逻辑很简单，觉得紫烟伤了他，便不能再是他的良人，他不应该再喜欢她，我是个死人，其实也没有什么资格，但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人。

好吧我都是撒谎，我一点也不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姑娘。说白了我就是自私，但是，如果一定要选择，我宁愿他爱上其他的姑娘，但那个人一定不能是紫烟。就像容垣当时所想。可他们还是相遇了，看来彼此都旧情难忘。

秦紫烟说得不错，我就像个跳梁小丑，着实可笑。可若这就是所谓成人的，那些更加成熟的关于爱情的事，我不懂。看着自己的手，生命线消失的右手，想我果然还是不懂。心里觉得很难受，却不知该如何劝说自己。

我捡起地上的面具，用袖子擦干净，贴着额角戴好。还能如何呢，这就是分离了。我想着他，想着此后再也不能见到他，我的生命结束得这样早，在孩提时和他相遇，却懵懂对情事不知，等到明白过来，他已另有所爱。长长的山洞幽深静谧，像是没有尽头，我慢慢蹲下，将头埋进膝盖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哭泣许久，也没觉得好受。事实证明，能够靠眼泪发泄出来的情绪都不是什么情绪，而无法用眼泪纾解的，也不会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用袖子抹干泪水，我小声同自己讲，阿葵，从此后就一个人了，好好的别让人担心。喑哑嗓音回响在幽深洞窟，像有人在一旁耐心安慰，就有了一点勇气，也忘了是一个人。

攀着洞壁站起来，沿着山洞一瘸一拐走出去，沿途踢到许多腐骨，蓦地害怕，从前没有感知，离开后才明白慕言在身边时一直将我保护得很好，都让我以为自己就是个普通小姑娘，忘记了身为死者本不该有这样的恐惧。他们都和我一样，这些累在洞中的森森白骨。

辛苦摸出山洞，漆黑夜空里，并无想象中的朗月疏星，无根水似千军万马奔腾直下，浇在我头顶。一场滂沱大雨。

拨开雨幕夜行。秦紫烟将我困在山洞里，定料不到我会这样逃走，可慕言喜欢她，不会知道是她绑架了我，想到方才绊倒我的那些白骨，他们皆是为洞中瘴气所杀。她对我早有杀心，奈何我本就是个人。

山峦如巨兽横亘眼前，湿淋淋张开血盆大口，参天老树似沉默的魅影，脚下凌霄花被石子般的雨点打得零落不堪。狂风从耳畔吹过，撩得雨滴倾斜，砸在身上，一层层浸入肌理落进心底，冷如寒冬里结冻的冰凌。

这场无尽的雨。远方有庭院透出微光，却是最危险的地方。我不知前往君禹山的道路，明白的只是朝着那要命的火光相反的方向，不停地往前奔跑。山路湿滑，尽管已经习惯在黑暗中视物，也会看不仔细，笨手笨脚时常栽倒，弄得满身泥泞。

觉得走了很久，再也不会被迫到时才放下心，见到路旁一蓬矮灌木，缩到里边打算躲一躲这凌厉雨势。

蛟珠令我比常人更加畏寒，不再急着赶路，分散的神思集中回来，感到冷雨和着泥浆严丝合缝贴紧了身体的每一寸，冻得整个人只想缩成一团。雨过了就好了，我咬咬牙，抱着膝盖默默地安慰自己。雨过了就好了。

可深山里一场雨长得足够发生任何事，我考虑到很多危险，独独忘记雨夜里猎食的猛兽。险象环生，遍地危机，我却不自知。

等到发现的时候，那只云豹已立在我十丈之外，体型尚未成年，莹绿的眼睛似两蓬森然鬼火，映着被冷雨浸透的毛皮，显出斑驳的花色。这只看似断奶不久的云豹谨慎地打量我，估计在考量面前这个镶在灌木丛里满身泥泞的家伙是个什么东西，能不能入腹。而我全身上下能拿来自卫的，唯有山洞里捡到的一只匕首。

此时什么也不能想到，也不会天真地觉得君玮或者小黄会突然从天而降，更或者，慕言会从天而降。假如有这种想法，就只有等死了。

对视许久，这只勇猛的云豹终于矫捷地扑过来，而我不知从哪里滋生出无谓勇气，竟没有躲开，反而握紧匕首对准它的脖子迎了上去。

自然是没刺中。但无论它尖利的爪子在身上划出多么严重的伤痕，我不怕痛，这就没有关系。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将我一口一口吃掉，执著地用匕首要去割断它的喉咙，全神贯注得只能听见耳畔一阵阵疼痛的怒吼，心中唯揣有一个想法，要快点杀掉它，别让它的咆哮引来其他猛兽。

匕首如愿扎进云豹喉咙时，血色喷薄而出，似一场红樱的怒雨，洒在我胸口，沿着纹路蔓开，一片刺目的殷红。高阔的天，一望无际的雨夜，匕首摇摇欲坠跌落地上，血珠浸入泥泞土壤。只能听见雨滴坠落，而我连呼吸声都不能发出，四围再没有一个活物。

恐惧终于沿着脚底缓慢爬上心头。君玮一向觉得我胆子很大，什么也不害怕，那是小时候，慢慢长大后，觉得很多东西不能失去，胆子越来越小，那些英勇无畏只是装出来在他面前逞强而已。

用手蒙住眼睛，我想起一个月前，有一个遇狼的月夜，那夜有无边星光，耀得壁山遍地银辉，有个人站在我面前似笑非笑：“你该不会一直没发现背后跟了头狼吧？”拍着我的背安慰我，“别怕，不是已经被我杀掉了么？你在怕什么？”

明知道眼泪无用，却不能克制，终于，在这寂寥雨夜里失声痛哭。泪水漫进指缝，我想着他：“慕言，你在哪里，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也不知过了多久，大雨却无一丝转小之势，打得密林沙沙作响。

隐约听到前方传来咆哮之声，像是一头猛虎。

费力地从泥水里爬起来，想着以卵击石会有多大胜算，结果是没有。以绵薄之力杀死一只未成年云豹已是老天打瞌睡，还能杀死一只成年猛虎，只能寄希望于老天长睡不起了。

显然不能抱有这种侥幸态度。不知鲛珠被老虎吞下会有什么后果。君师父说这颗封印了华胥引的珠子神秘莫测，仅以自身之力便能支撑一个死人足足活够三年。

我不晓得它能支撑一头猛兽多活多少年。最坏的境地是，今晚以后世上将

产生一头长生不老的老虎，而它还不是小黄，这对于大自然食物链及生态系统平衡的打击真是不可估量……向着虎啸声相反的方向拼命奔跑，其实，怎么样都好了，我没什么本事，可能已活不过今晚，可就算不能活着走出这片密林，也不能贻害苍生。

虽然有点怕，还是紧紧握住手中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匕首，颤抖地对准胸口的地方比了比。如果被那头畜生发现，就将匕首狠狠扎进胸口吧，必须得毁了这颗蛟珠。

紧张地等待着，虎啸声却没有响起。雨滴砸进泥洼里，溅起朵朵散落水花，随落雨而至的凌乱脚步声定在身后。这样大的雨，却能听到急促呼吸。

“阿拂”。沙哑得都不像他的声音。我怔怔站在那里，像等待千年万年，却没有回头的勇气。眼角处看到他右手持剑，剑柄的宝石发出幽蓝光泽，映得衣袖处一抹显眼的红，似晕开一朵胭脂，风雅到极致。

这是他。能感到他的手缓缓搭在我肩上，顿了一下，越过肩膀横在胸前，一把将我揽进怀中。大雨滂沱，可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只觉得天荒地老，沧海化劫灰。他嘴唇贴在我耳畔，听见渐渐平复的呼吸，良久，极轻的一声：“你吓死我了。”

这是他。明明什么也闻不到，却感到清冷梅香牢牢裹住自己，两只手颤抖地抱住他手臂，仿似看到茫茫冰原里万梅齐放的盛景。

这是他。我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身体被更紧地搂住，却小心避开左肩处被云豹抓出的伤痕，冰冷手指抚上我眼睛。

前一刻还觉得活不过今夜，而此时此刻，慕言他就在这里，所有令人不安的东西都羽化灰飞，可更大的悲伤却漫溢上来。本来想做出一副无谓模样，好叫我不能看到我的懦弱与悲伤。

却不能。眼泪涌上来，抽噎地哭泣着，越哭越不能自己。他静拥抱住我，手指贴住面具，一点一点揩拭掉雨水和泪痕。可这样做根本是徒劳。半晌，他的脸颊贴住我额头，轻轻叹了口气。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想着，假如我有一个心上人，我要把我的愉悦和快乐全部弹给他听，把我的悲伤和难过全部哭给他听。我的心上人，此时，他在

这里。

看不清他的模样，只能感到身体被慢慢转过来。冰凉手指抚过鬓发，仍贴在我眼角：“能自己走么？”

我点点头，顿了一下，摇摇头。身体凌空而起，嗓音响在耳侧：“不知道你哪里还有伤，痛要讲给我听。”

我摇摇头，顿了一下，点点头。他一定觉得我很可怜，那种悲悯一只被顽皮孩童射中翅膀的黄雀的感情，多么希望会是爱，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我知道自己是妄想，可哪怕是妄想，就让我再妄想一小会儿。

被慕言抱回客栈，一路无话。大雨未有一刻缓势。

客栈门前，阔别已久的执凤撑着伞等候在那里。不知她为何突然出现，能想到的是，也许这一路慕言的护卫们都跟着，平时假装自己不存在，却密切关注主人的一举一动，等到主人遇险时纷纷从天而降，好似很拉风，但真是好奇这和偷窥狂有什么区别。

执凤收好伞欲将我从慕言怀里接过，正犹豫着是不是要下来，却感到搂住腰背和腿弯的手紧了紧。借着灯笼的一点暗淡光影，抬头时看清慕言抿得紧紧的唇，被雨水淋得透湿的发，苍白的脸色。

从未见过他露出如此冰冷神情，就像严冬里一潭冻结的深水。我试着伸出手想攀住他肩膀，手指刚触到衣领，踩上楼板的脚步就停下来：“伤口疼？”

雨水顺着他颊边发丝滴落，一阵狂风吹得执凤手中的灯笼摇摇欲坠，终于熄灭。我在黑暗里小心翼翼搂住他的脖子，感到没有什么反抗，轻声回答：“不疼。”想了想问他，“我很重吧，你是不是很辛苦？”

我已经知道他会怎样回答，一定是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调侃我：“这时候才想起来我会辛苦？”可这一次，他却没有这样说。有东西在额头上微微停顿了一下，吐息温热。我想到那是什么，脸腾一下烧起来。

走廊上留下一串木质地板暗哑的呻吟。房门打开，看到紫鸢花的落地屏风后隐隐显出一只浴桶，有蒸腾水汽将青铜烛台上的三枝高烛笼得影影绰绰。

慕言将我放在地上，借着灯光查看我身上的伤势，发现只有肩膀上有些抓

痕，唤了执凤一件一件嘱咐。而后似要离开，被我眼疾手快地一把抓住衣袖：“你要去哪里？”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我只是去换个衣服，等你沐浴完就来看你。”

尽管听说执凤在包扎伤口方面素质过硬，也只能对她的主动帮忙婉言相拒，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她将信将疑，可考虑到我们这种一身秘术的人哪个不是一身秘密的人，还是退出房间容我自行处理。

幸好临走时君师父放在我身上那种治伤的膏糊还剩一小瓶，在雨地里泡过一回也只是有点点进水。草草处理完肩上的抓伤，换上干爽衣物，慕言的敲门声已经响起，仍是那种不长不短不紧不慢的调子，三下。

门被推开，站在门口的慕言一身黑衣，领口衣袖处滚银线刺绣，手中端了碗驱寒的姜汤。我等着他来，沐浴的时候想过他会过来干什么，想了半天，后来觉得，他来干什么都不重要，一切只是和他相处，多处一刻是一刻，哪怕他只是来灌我姜汤的。

结果他果然是过来灌我姜汤的。第一反应是我真傻啊，刚才为什么不假设他是过来和我表白的呢。

咕咚咕咚喝完姜汤，他却沒有离开的意思，坐在床边怔怔看我舔掉最后一滴汤汁，半晌，道：“我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随父亲出征。”

这是个绝好的睡前故事开头，我将空碗放到床前的小几上，把被子拉上来一点，靠在床头听他讲这个故事。

“那时年少气盛，中了敌人的诱兵之计，被困在茫茫深山里。也是个雨夜，手下的一百精兵全部折损，尸体遍布在山道上，他们好不容易保下我，将我藏在一个山洞里。我在洞里听到不远的地方响起猛兽争食的怒吼声，知道它们争抢的是我部下的尸骸。那时，我身上也中了箭，就算一声不吭藏在洞里，血腥味也早晚引来这些野兽成为他们腹中一顿美餐。可若是点燃驱兽的篝火，又势必引来追捕的敌人。两条路都是死路。”

他微微撑着额头，似在思索，认真模样和我一向所见大不相同。

看来他不常和妹妹讲故事，睡前故事哪有这样跌宕起伏的，我握住他的衣

袖催促：“那后来呢？”

他抬眼看我，映着烛光，眸子深海似的黑：“我长到这么大，遇到的最难缠的境况不过如此，可那时，一点也没觉得害怕。”

我点点头：“嗯，你很勇敢的，可，可后来呢？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他答非所问地拎起一只茶杯，放在手中把玩：“本来以为，连这样的事也不觉得可怕，大约这一生都不会再有什么害怕之感。”

顿了顿，他抬眼道，“包括那时我们初遇，你看到我被秦紫烟刺中。”

看到我惊诧模样，他云淡风轻地笑了笑，仍漫不经心地把玩那只粗瓷的茶杯：“我算过，用那样的姿势，她会刺中我什么地方，我会受多重的伤，需要休养多久，有多少时间留给我弟弟让他趁机反我作乱。”

瓷杯在他手中转了一圈，“这件事很凶险，一分的偏差都足以致命。可直到刀子在意料之中落下去，顺着看不见的刀锋调整身形承受时，也没有感到多少害怕和恐惧。”

瓷杯移到左手，他淡淡道：“仿佛生来就不懂得，天生缺少恐惧这门情绪。”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半天，能出口的却只有一个句子：“万一被刺死了呢？”想到秦紫烟，想到他，他的那些周密算计，他和秦紫烟是真是假，好像本能地都可以不去在意，唯一担心的还是，万一呢？万一他那时被秦紫烟一刀刺死，死在我的面前，我找了他一生，看到他鲜血淋淋躺在我身边，却不知道他是谁。我吁了一口气，幸好老天爷没有让这种荒谬的事情发生。

茶杯扣在桌上，烛火晃了晃，他低低重复那两个字，万一，却轻笑了一声：“不会有什么万一。就像解算术题，有一万个步骤，每个步骤都精确无误，就是一万之一万，不会产生什么万分之一的失误，若有，那也是因为解题不够周密……”

我打断他的话：“可世间的事，又不是每道都是算术题，人有情绪，会害怕，就一定会有万一。”

他手指撑着额头：“哦？那你告诉我，阿拂，为什么人会害怕？”

这种问题完全不需要思考：“因为有想要守护的东西啊。”

他看我良久，缓缓道：“你说得对，那是今夜我害怕的原因。”

我不知道话题怎么突然就转到这里，脑袋没反应过来，半晌，愣愣地：“可你说你从来不会害怕……”

他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今天晚上，我很害怕。”

我愣了愣，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整个身子都僵硬了，手本能地微微挣开，又被他握回去：“是我的错，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客栈里。”

我不好意思道：“也不能怪你了……”

他补充道：“明知道你这么笨，身手不好，又容易相信人。”

“……你够了。”我愤怒地看着他，“其实都是你……”

却被他打断：“我喜欢你。”

前后巨大的反差搞得我神智要崩溃。

手竟微微地发抖。

可这样好听的话，这样好的事情，这一定是在做梦吧。几乎是本能地闭上眼睛，四围静寂，只听到窗外雨声渐微。

果然是梦吧，不是经常听说这样的故事吗，谁谁自以为天上掉馅饼遭遇到什么好事，满心欢喜，谁知鸡啼之时才发现不过黄粱一梦，沮丧万分。

窗棂啪地响了一声，我惊得跳起来，毫无心理准备地睁开眼，看到一只浑身湿透的麻雀闯进来，胡乱在地上扑腾。紧张地将眼风一点一点扫到床前，首先入目的是一双鞋，再一点一点移上来，慕言哭笑不得地看着我：“我在等你的回答，你闭上眼睛装睡是什么意思？”

竟是真的。

我咬着舌头结结巴巴地问：“什、什么回答？”

他将我的手从被子上掰开，握在手里，脸上是一贯神情，微微含着笑，看进我的眼睛：“我喜欢你，阿拂，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我茫然地看着他，脑袋一下子空白，听到自己的声音镇定响起：“你说的喜欢，是像喜欢你妹妹那样的喜欢吗？如果是那样的喜欢，我也像喜欢哥哥一样地喜欢你。”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将我拽出被子来一点，微微低了头，这样就能够目光相对了。他看着我，难得严肃的，一字一顿的：“你想我对你抱有什么样的感情？我从前说过，嫁给